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

刘 轶 著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

刘 轶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 / 刘轶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4. 8

ISBN 7-106-02183-0

I. 有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5585 号

策 划: 米阳企画

责任编辑: 安 刚

封面设计: 姚 荣

插 图: 孙易鸥

版式设计: 刘连富

责任校对: 徐忠平

责任印制: 徐忠平

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

刘轶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: 100013

电话: 010-64299917 (总编室) 010-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/ 6.5 字数 / 150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183-0/I·0517

定 价 19.80 元

荣登《小说月报》原创版
揭示青春的残酷与温柔
整整一代人成长的凄美回忆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

· 散文 ·

來

香港出版界

二十八岁那年，我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迷惑中。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，只是常常觉得生活是那么无趣，总想找个借口逃离。恍惚之间，就像又回到了以前，那时常有的这种感觉。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知足。

怎么说呢？生活应该说对我不薄。从一所知名大学的商学院毕业后，曾迷茫过一阵，然后很顺利地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工作，一直在那里工作着。工作并没什么有趣之处，但也并非不能忍受。人事关系和提升还算顺利，现在在公司做一个小头目，收入尚可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算得是中等偏上。我已为在靠近市区的一套两室两厅的住房交了首期付款，每月两千多的按揭也不是问题。有一个长得秀气高挑的女友，也是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大公司工作，深受上司器重，看上去似乎也前途无量，我们正筹备着结婚的事。虽说还没有结婚，但我们已在外面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同居着。没有和父母在一起。那种几世同堂的生活好像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传说了。每个周末我陪她去看她的父母一次，陪他们聊聊天，和他们在一起吃顿饭。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生活，似乎也并不希望我们去得太勤。

周一到周五，上班，偶尔加班。下班后到住的地方附近常去的小饭馆顺便吃点儿什么，晚上看看电视、借来的VCD、或者上网聊天、查资料。周末跟女友在一起，有时候两人一起去看电影，泡酒吧。日子很有规律，也很符合时代的潮流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时代精英和社会中坚所应该拥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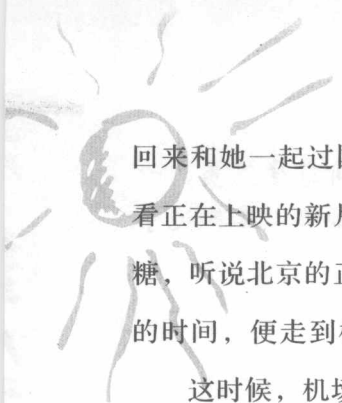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早上，我挤上公司的班车，坐在永远是恒温的车厢里，跟同事们打声招呼，然后看手中的报纸，或者转头看着外面的人流。外面是那么的喧嚣，骑自行车的，挤公交车的，行走的，男的，女的，中年的，年轻的，时髦的，朴素的，都匆匆忙忙，各自消失在自己的预定方向中。这时候，那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就出来，就像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一样，胸口莫名其妙地一阵疼痛，然后人就像坠入浓浓的烟雾中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又在干什么。要过好半天，才慢慢缓过来。

这样的感觉没有办法跟别人说，就算是最亲爱的人，你也没有办法向她解释清楚。就像是你身上隐秘地方的胎记，只有你自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种感觉陪着我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就像是影子，随时随地，无处不在。

2001年国庆前夕，我带着这样的感觉出差到北京。公司的事情解决得很顺利，只花了一天多时间。回上海前，在机场等飞机时我给女友打了电话，告诉她自己可以赶在周六前

◎走进去，要了份咖啡和面包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一边看咖啡厅里提供的免费报纸，一边喝咖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人走到我身边。





回来和她一起过国庆。她在电话那头很高兴，说要我陪她去看正在上映的新片，想想，又叮嘱了一句：“别忘了买点梨膏糖，听说北京的正宗些。”我答应了，看了看手表，还有足够的时间，便走到机场的小商店去看有没有卖的。

这时候，机场广播通知说，从北京飞往上海的3523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，将推迟起飞，具体时间请乘客等候通知。广播里的小姐用甜蜜的声音连续播报了好几遍。我买了梨膏糖回到大厅，听到广播，有些丧气，但毫无办法，只得等待。坐在大厅里看了会儿杂志，我看看手表，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，觉得肚子有些饿，便来到不远处的咖啡厅。

走进去，要了份咖啡和面包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一边看咖啡厅里提供的免费报纸，一边喝咖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人走到我身边。

“可以吗？”她很客气地问。

我抬起头。是位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女性，穿了身深色的羊绒大衣，风度翩翩地看着我，眼角流出一丝微笑。我点了点头。她便坐在了我身边。用的是CK香水，很优雅的那种。我继续看着报纸，喝咖啡。大约过了那么十几秒，突然之间，就像是被什么一下打中了胸口，我突然抬起头来，看着她。胸口一阵气紧，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的感觉，不由得大口大口地呼吸。我定定地看着她。她依旧微笑着看着我。

“周蕾？”我有些犹豫地说，试探着，像试图吹开被尘封

已久的收藏品上面的灰尘，“是你？”

她笑着，依旧是那明媚的、吸引人的笑容，“还以为你认不出我了。我想看看，你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我给认出来。”

我有些紧张地笑了起来。

“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，当然不敢认。”

她问：“难道我变化很大？连你都不认不出来了？”

“不是，真的是没有想到。你还是那样子，几乎没有变化。”

她笑：“快十年了，还会没有变化？太夸张了吧？”

“八年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：“是啊，八年。”

我坐在那里，脑袋又有些开始慢慢停止了运转，就像进了水，开始咕咕地响着，明显与现在的情形接不上了。我有些晕晕乎乎起来，不知道眼前这些是不是真的。咖啡厅里的音乐还是那么慢慢地回旋着，咖啡的香味还是那么诱人，但似乎又不像是真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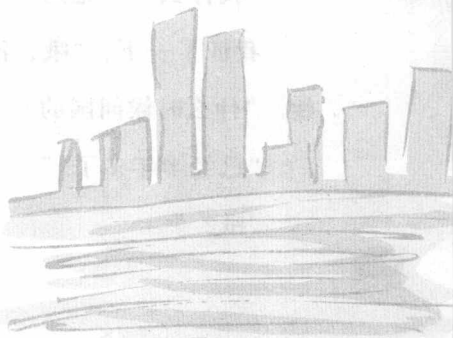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回上海。你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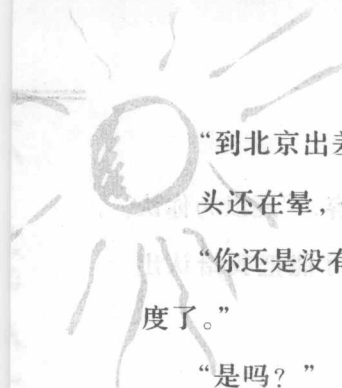
“到广州。”她说。

“出差？”

“出差。你呢？”



丁玲文集



“到北京出差，回上海。”

头还在晕，不真实的感觉依旧涌来涌去。

“你还是没有什么变化。”她看着我说，“只是变得更有风度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她继续说：“从来没有见你穿过西服。这西服很适合你。比以前更有男人味了。好像也长胖了点。”

我笑笑，点头说：“比大学时重了二十多斤。”

她有些吃惊：“真的？那是重多了。”

我点头。

“本来早就看见你了，但不敢上来相认。后来看见你走进来买东西。看见你端咖啡的动作，才敢肯定。”

我笑了。我知道她说的是什麼。我端东西的时候，小指头总是习惯地向外翘起来，这动作遭到过很多人的嘲笑，一直想改，但一直没有改过来。她也笑了，知道我在想什麼。

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掏香烟。一遇到紧张的事，我便要不由自主地找香烟。其实我已经不抽香烟很久了。

“找什麼？”她问。

我怔了一下，“哦，没什么。”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看着她。“什么时候回国的？”

“已经半年多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本来一直想跟你联系，可问了好几个人，都不知道你的踪迹，好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你大学毕业后很少跟同学联系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搬了几次家，电话号码总是在变。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一定有女朋友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呢？结婚了？”

她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男朋友有了？”

她笑笑：“刚刚分手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”

她笑起来，“与你有关系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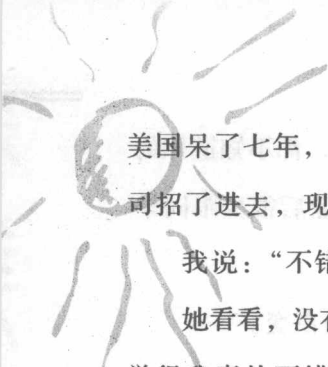
我怔了一下。

“既然跟你没关系，干吗说对不起？”她说：“开玩笑的，别紧张。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一家公司混着。”我把名片给她。她接过去，认真地看看，小心地放进手袋里。然后看着我，说：“这么说，过得还可以？”

“还行，凑合吧。你呢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”

她把身子往沙发里一仰，吐了口气。过了一会，说：“在



美国呆了七年，拿了工商管理硕士，后来被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招了进去，现在回来做北京办事处的首代。”

我说：“不错，你真的不错。”

她看看，没有笑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过了片刻，说：“你觉得我真的不错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：“按一般人看来，真的不错啊。”

她也点头，长长地叹口气，说：“是啊，应该不错吧。”她不再说话，只是呆在那里想着什么。

我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静静地喝了口咖啡。

改编过的邓丽君的旋律在身边飘荡着。唱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们许久没有说话。然后她有些犹豫地说：“你，这些年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挺幸福的？”

我一时没有回过神，“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哦，没什么。”

“你父母呢？”我问，“还住在大学里吗？”

她说：“没有。我爸爸退休后就搬回北京住了，一年前到芝加哥定居了。我哥哥在那里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算是一家人团聚了？他们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她笑了笑，“到美国不久他们就信了教，成虔诚的基督徒了。”

“是吗？挺有意思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看他们是实在无聊，想找人说说话而已。他们去的教

堂老头老太挺多，大家在一起可以说话聊聊天，互相安慰。”

这时候广播里传来小姐甜蜜的声音，告诉航班已经就绪，请旅客们开始登机。我站起来，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出发。

“怎么，你的航班？”

“对，已经延迟好久了。”

她看着我，仿佛还要说什么。但没有说。也站起来。

“再联系？”

“再联系。”我说，“打手机吧，应该不会变了。”

她笑起来：“好的，手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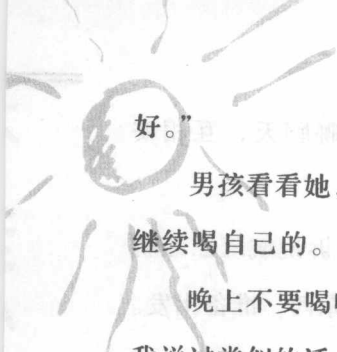
我告辞离去。

我走出咖啡厅，朝着登机口走去。她依旧站在那里，看着我。我走进去的一瞬间，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发痛，被什么扎了一下。我回过头，她还站在那里。见我回头，她挥了下手。我也挥了下手。然后我走进去，融入人流中。

坐在飞机上，耳朵里是马达的轰鸣声。北京到上海有一个半小时。我闭上眼，准备小憩一阵。可一闭上眼，她的样子就浮在眼前。我叹口气，睁开眼。

旁边座位上的是一对小恋人，正在低声谈论着新出什么原声大碟。我没有听说过的歌星。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。我叫来空姐，要了杯咖啡。旁边的男孩看见我要，也要了杯。

女孩看我一眼，对他说：“晚上不要喝咖啡，对身体不



好。”

男孩看看她，又看看我，把咖啡放到一边了。我笑了笑，继续喝自己的。

晚上不要喝咖啡？好像在好多年以前，也有个女孩子对我说过类似的话。但她常常对我说的是：“晚上不要吃糯的东西，对消化不好。”因为那时候我挺喜欢在晚自修后到学校旁边的大排档上吃点东西。

这也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

二

十年前，我考进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，学商科。大学四年是无忧无虑的天堂般的生活，无心无肝地玩乐着，直到毕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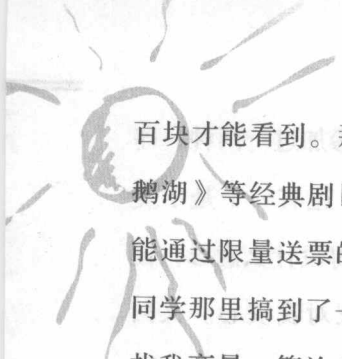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大学里流行的是活泼、善于交际、功课好，这样的学生深得老师的喜爱，在同学中也有很好的人缘。有能力的同学都混迹于学生会之类的组织，成天忙于搞这样那样的活动。我一向不大喜欢参与这样的事，所以一般都独自游荡于宿舍、教室和图书馆之间。虽然这样的生活有些被看作是不合群，但我却在其中自得其乐。刚开始时还有不少的同学

来诱惑，让参加这样那样的团体，我也试着参加过一两种，印象很深，记得其中一个飞碟研究的协会，还有一个是中美关系业余研究会，但不到两个月，我实在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便不再参加活动，有人来叫也逃掉，直到人家对我灰心。又回到了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，上上课，优哉游哉地读书，看电影，听音乐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，到了大学二年级，大家都开始谈恋爱。跟以往对待任何一个热潮一样，我没有参与，依旧读书，到学校录像厅看盗版电影。有时候读书累了，晚上趁着好月色，会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散散步，看看月亮，想一些心事。由于是夜晚，常常会在校园的偏僻处看到一对对的恋人在亲热。他们在一起接吻，拥抱，抚摸。偶尔有恶作剧的人会学着学校保卫处的人大吼一声：“干什么！注意点！”吓得恋人们猛地分开。他们便会发出得意的笑声。说实话，在遇到周蕾以前，尽管身边有那么多的人在谈恋爱，我却没有对谁动过心。

遇见周蕾是在一场学校免费的芭蕾舞演出上。

那时候的高雅艺术还很吃香，常常有市里面的艺术团体来学校免费为学生演出，可能是提高知名度或者提倡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吧。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就免费观赏了京剧《贵妃醉酒》，话剧《茶馆》，还有小提琴，钢琴，歌剧等等，真是大开眼界。现在要看这些演出，起码都得花上一两



百块才能看到。那次来的都是上海芭蕾舞团的名角，有《天鹅湖》等经典剧目。因为是免费，所以看的人很多，学校只能通过限量送票的方式来控制人数。我从一位学生会当头的同学那里搞到了一张，靠前面几排。但那天晚上刚好有老师找我商量一篇论文的事，他罗罗嗦嗦地和我谈完，演出已经开始半天了。

我赶到演出会场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但上面已经坐了人。

我弯着腰走过去。

“对不起，这是我的位子。”

她看我一眼。

我又低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位子是我的。”

她不自然地挪了挪身体，朝四周张望了一下。

大概是没有票混进来的。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实在想看一部片子，但又没票时，也是混进去再说。我看了看她。她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笑了一下，看到后面几排边上还有个位子。我摆摆手，走了过去。

她扭过头来看看我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我冲她点点头。

节目大概演出了将近两个多小时。可能因为是带有义务性质的原因吧，表演的演员们并非像正式演出那样认真。但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，已经是非常之精彩了。

散场后，我正准备离去。有人在后面叫：“嘿，等等。”

我转过头。她挤了过来。

“嘿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没关系。”

她和我一起走出去。

和她并肩走在一起，发现她并不高。我只有175厘米的身高，但站在她身边，高了她近半个头。她大概160厘米不到。不过长得很有味道，鼻子很挺，眼睛也大，头发随意地束在后面，生气勃勃的样子。她穿了身大大的、几乎将整个身子都盖住的休闲衫。

她说：“本来我也有票的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只是太靠后面了，看都看不清楚。看见你座位上没人，所以跑到前面来了。不知道你这么晚了才来。”

散场的人都三三两两离开了。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。这时候是五月，校园的夜色飘荡着淡淡的鲜花味道。前面的大操场上有恋人们坐着聊天亲热。风吹来，是微微清凉的。

“有事被老师抓住了。”我说，“本来很早就想来的。”

“真可惜，前面的节目都没看到。有《四只小天鹅》，我很喜欢的。跳的几个小演员也不错。”

“哦。”

我们继续朝前走。来到路口，我停下来，看看她。

“你哪个方向？”我问她。